

JEAN ECHENOZ

让·艾什诺兹



我走了

余中先 译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让·艾什诺兹

我 走 了

余中先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走了/(法)让·艾什诺兹(Jean Echenoz)著;余中先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11

(艾什诺兹作品集;8)

ISBN 978-7-5404-8374-6

I.①我… II.①让…②余… III.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5130号

外版图书登记号:图字 18-2017-213

我走了

WO ZOULE

著 者:让·艾什诺兹

译 者:余中先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唐 明 冯 博

特约编辑:潘文柱 陈美洁

装帧设计:CANTONBON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8.25

字 数:132千字

版 次: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374-6

定 价:34.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JEAN ECHENOZ

让·艾什诺兹



我走了

余中先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VAIS

离开他的妻子还不算，还得要走得更远。菲利克斯·费雷于是去了一趟北极，在那里，自半个世纪以来，埋藏在大浮冰之中的宝藏在等待着他。

《我走了》获1999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

午夜文丛

Collection Minuit

策划：陈炯 鲁毅

CAN
TON
BON

ISBN 978-7-5404-8374-6



9 787540 483746 >

定价：34.00元

我走了

让·艾什诺兹

我走了

余中先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JEAN ECHENOZ
JE M'EN VAIS

© 1999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根据午夜出版社 1999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我走了，费雷说，我要离开你了。我把一切留给你，但我要出发了。由于苏姗娜的眼光朝地上弥散开去，毫无来由地落在一个电插座上，菲利克斯·费雷便把他的钥匙扔在门厅的托座上。然后，他系上大衣的扣子，出了门，同时轻轻地带上小楼房的门。

苏姗娜的车子停在外面，水汽蒙蒙的车窗静静地待在路火底下，费雷没有瞧一眼汽车，就朝六百米之外的克林廷-塞尔通地铁站走去。一月份第一个星期日的晚上九点，地铁车厢中空荡荡的。里头只有十来个孤独的人，费雷在二十五分钟之前似乎就变成了他们的一员。平时，要是能在车厢中找到一个面对面都空的正座，他肯定会很开心，这就像是为他独自留的包厢，这是他在地铁中最喜爱的形象。

今天晚上，他甚至没有想到这一层，因为刚刚跟苏姗娜演的那出分手戏，现在他有点儿心不在焉，但却不像预料的那样忧心忡忡。早有预设一种更剧烈的反应，混杂着威胁与辱骂的叫喊，他轻松了下来但又因这样的轻松而气恼。

他把装着洗漱用具和换洗衣服的小箱子放在脚边，一开始，他定定地看着前方，机械地辨认着关于路面材料、夫妇游轮旅行、房地产杂志的广告牌。后来，在沃日拉站和志愿者站之间，费雷打开了他的小箱子，取出一份波斯传统艺术品拍卖目录来，随手翻着，一直翻到玛德莱娜站他下车。

玛德莱娜大教堂附近，比地铁更空的大街上，由小星星灯结成的灯彩早已不亮。豪华商店装饰一新的橱窗在提醒不在场的过客，年终的喜庆已成尾声。独自裹在大衣中的费雷绕过教堂，走向连拱廊街偶数门牌号那一侧。

为寻找楼房大门的进门密码，他的双手在大衣底下挤出一条道路：左手伸到衬里口袋中掏记事本，右手探到前胸口袋中挖眼镜。随后，他穿过门廊，不理睬电梯，坚定地攻向一道佣仆用的楼梯。他爬上六楼，喘得不像我以为的那般厉害，停在一道胡乱漆成砖红色的门前，门槌子证明了至少两次撬锁的企图。这道门上没有姓名，只有一张用图钉钉着的照片，

四角全都翘起来，再现着玛努埃尔·门托刘没有生气的躯体，这个先当助手后升为正手的前斗牛士，后来在 1992 年五月 1 日被一头叫库巴蒂斯托的畜生像打开一本书那样打开了心脏：费雷在这张照片上敲了两下。

等门期间，他右手的手指甲轻微地抠入了他左小臂的内侧表皮，就在手腕上一点的地方，那里，在白色的皮肤下，交叉着许多筋腱和蓝色的血管。然后，出现了一个叫罗兰丝的年轻女子，长长的褐色头发，年龄不超过三十，个头不矮于一米七五，她微笑着给他开了门，又一言不发地在他们身后把门带上。而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费雷又出门去了他的工作室。

六个月后，同样是十点左右，同一个菲利克斯·费雷在鲁瓦西-夏尔-戴高乐机场二号航站楼前走下一辆出租车，头顶着六月份天真的阳光，还有西北方向的薄薄云彩。由于费雷赶得太早了，他那趟航班还没有开始登机：在短短的三刻钟时间里，这人不得不推着放有一个帆布旅行袋、一个背包，还有他那件在这夏季显得实在太厚的大衣的小推车，在大厅中转悠。等他喝了一杯咖啡，买了一些一次性纸巾和阿司匹林后，他就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心平气和地等一会儿。

他实在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因为一个机场并不是自在的存在。这只是一个来往过渡的地方，一张筛子，一片平原中央的一个脆弱的面，一个缠绕有跑道的平台，里头跳跃着

气息中喷出煤油味的兔子，一个转盘，风侵袭进来，驱赶着各种各样的有着无数来源的微粒——所有沙漠的沙粒，所有江河的片状金和云母片，火山灰或辐射尘，花粉或病毒，香烟灰或稻米粉。找到一个宁静的角落实在很不容易，但费雷还是在候机楼的地下室，找到了一个宗教礼拜中心，在那里的扶手椅上可以安静地待着，不去想什么大事情。他在那里打发掉了一些时间，然后去托运了行李，在免税商店区溜达，他没有买任何烈性酒，也没有买香烟和香水，什么都没有买。他不是去度假的。根本没有必要加重负担。

快到十三点时，他登上一架 DC-10 型飞机，机舱中的背景音乐伴随他一直到他的座位，音乐的音量调到了最低，好让旅客静心。费雷叠起他的大衣，连同旅行袋一起塞进行李柜，随后安坐在分给他的紧靠舷窗的狭小平米中，他动手整理它：扣上安全带，把报刊杂志放到面前，眼镜和安眠药放到手边。很幸运，旁边那个座位空着，这样他就可以把它用作自己的加座。

随后，老是那个样子，耐心地等，含含糊糊的耳朵听到支支吾吾的录音通告，迷迷糊糊的眼睛跟踪安全操作演示。飞机终于动起来了，开始还不可觉察，接着动得越来越快，起

飞驶向西北方向，朝着那里的云层。后来，在云层之间，费雷从窗玻璃中望出去，分辨出一片海洋，中间装点着一个他无法确定身份的海岛，随后，是一片陆地，陆地中央，这一次是一个湖泊，他不知道湖的名字。他打起了瞌睡，他迷迷糊糊看着一片银幕上电影的片头字幕，他实在难以看完，空姐的来来往往让他分心，她们或许不再是她们曾是的那样，他孤独极了。

在一个经受着二百个大气压的座舱中，人们确实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单。这一迫不得已的孤独，他想道，也许是个好机会，让他去总结生活，去反思产生出生活的那些事物的意义。他尝试了一会儿，他稍稍强迫自己，但面对着由此而来的不连贯的内心独白，他坚持不了太久，于是，他放弃了，他蜷缩成一团，脑袋麻木起来，他真想好好睡一觉，他向空姐要了一杯水，因为喝了将睡得更香，然后，他又要了一杯，好吞下安眠药片：他睡了。

在蒙特利尔，下了 DC-10 飞机，机场的雇员们似乎不很正常地分散在一片比其他地方都更广阔的蓝天之下，然后，灰狗客车比其他的客车更长，但是，高速公路的大小是正常的。到了魁北克市后，费雷叫了一辆斯巴鲁牌出租车去港口，海船区，11 号码头。出租车

最后停在港口的一块牌子前，牌子上用粉笔写着目的地：北极，两个小时后，破冰船 NGCC 醋栗号就启航驶向了北极地带。

五年来，直到一月份的那个晚上，菲利克斯·费雷离开位于巴黎南郊依西镇的小楼房为止，除了星期天，每一天他都以同样的方式度过。七点三十分起床，十分钟上厕所，伴随无论什么印刷品，从美学论文一直到卑贱的广告单，然后为苏姗娜和他自己准备早餐，特别注意维他命和无机盐的科学配备。这时候，他一边听新闻广播，一边做二十分钟的健身体操。这一切之后，他叫苏姗娜起床，给房屋通风。

接下来，费雷就在卫生间刷牙，直刷得牙龈出血，却从来不照镜子看，同时开着水龙头让市政公司的十升凉水白白流走。丝毫不改程序地洗脸，从左到右，从下到上。丝毫不改程序地刮胡子，先右脸，再左脸，先下巴，再下唇，再上唇，最后脖子。当费雷一成不变地按